

品读江西这本书

□ 万芸芸

历史长河中，每个重要的时间单元，江西都有自己独特的华章。春秋战国，孔门七十二贤人之濂台天明入赣，儒学南传；历南北朝至唐代，江西人文田园牧歌，深蕴厚着。宋明以降，英才荟萃，激荡时代风云，在诗、词、散文、戏曲等各个领域，风景皆好……

打开江西这本书，书页延展如振翅，轻盈灵动，飞越千年历史。

义熙元年(405年)，五柳先生作《归去来兮辞》，解印辞官。“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。实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。”他结庐柴桑，归隐田园。农耕的日子，有“带月荷锄归”的辛劳，也有“采菊东篱下”的悠然，还有“造饮辄尽，期在必醉”的惬意。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，就这么直直奔奔心中的桃花源。

岁月流转，若千年时空可以交汇，陶渊明与汤显祖或许能成为挚友。一人躬耕田园，与风一起吟唱；一人埋首书斋，在玉茗堂的一个个幻境里，追寻人间的至情。“朝飞暮卷，云霞翠轩，而丝风片，烟波画船。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！”《临川四梦》浸染南国烟雨，成为我国戏曲文学的一颗宝珠，其演唱涉及的海盐腔、弋阳腔等戏曲声腔，更是深深影响了整个中国戏曲的发展。

打开江西这本书，字里行间有豪迈之音，慷

慨厚重，响彻万里山河。

元丰八年(1085年)，黄庭坚修书一封遥寄少年挚友，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”，缅怀青葱时光。人的一生有多少个十年？而黄庭坚在人生短短数十年中，开创了“江西诗派”。这个以“江西”为旗号的诗歌流派，秉持以故为新的文学理念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有正式名称的诗歌流派。去往三衢的道路上，曾几醉心风景，“梅子黄时日日晴，小溪泛尽却山行”；回忆往事，陈与百感交集，“杏花疏影里，吹笛到天明”……诗派里几十位诗人，有的并非江西人，共同的文学追求让大家齐聚于一种理念之下，激荡起有宋一代最有影响力的诗歌流派。

“北宋文坛四大家”中，三家在江西。除了山谷道人，还有欧阳修、王安石。熙宁三年(1070年)，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守旧派的激烈反对，他复信一封，对强加于己的罪名进行反驳：“盖儒者所争，尤在于名实，名实已明，而天下之理得矣。”王安石变法，是我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，诸多举措影响深远。

生长在文章节义之邦，烈烈如火的家国情怀，成了江右士子与生俱来的特质。北宋内忧外患，文坛领袖欧阳修忧心忡忡，编撰了74卷《新五代史》。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以史为鉴，发人

深省。

打开江西这本书，一众诗人词客化身“导游”，留下诸多“攻略”，流连于这里山的巍峨、湖的辽阔、人的高洁。

贞观十三年(639年)，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王勃前往海南省亲，途经南昌恰逢滕阁雅宴，他即席作文。“人杰地灵，徐孺下陈蕃之榻”“睢园绿竹，气凌彭泽之樽；邺水朱华，光照临川之笔”……这篇“千古第一骈文”，华彩呈现了豫章故郡的绰约风姿，也引出了江右的悠悠文脉，传诵千年。

赣江之滨，王勃凭栏叹息：“关山难越，谁悲失路之人？萍水相逢，尽是他乡之客。”同样对前程感到迷茫的，还有被贬江州的白居易。元和十年(815年)，白居易在浔阳江头送客，神听琵琶曲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。琵琶女技艺高超，然而身世飘零，引得江州司马涕泪沾巾，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。

此外，谢灵运、李白、韩愈、白居易、柳宗元、周敦颐、陆游、苏轼等，也把足迹和诗文，一起刻进了赣山鄱水间。

打开江西这本书，每个人都有自己钟情的“章回”：“朝士半江西”“江右书院甲天下”“陆王心学”“鹅湖之辩”……江西这本书缤纷如此，有待更多人去打开、诵读。

登楼亦为诗

□ 田宁

很多年前，我面对一群年少的学生，讲授了语文课本里的《滕王阁序》，和他们分享了几个课文背后的故事。

王勃写《滕王阁序》时，年龄不超过27岁。而从序的内容来看，当时都督阎公大会江南名士，滕王阁上胜友如云，高朋满座。我曾想象一幅画面：面对高耸江天的滕王阁，王勃缓步拾级而上。那是一种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气概，是饱满的才情，是过人的胆识，是初唐诗坛端翔刚健的气象在一个人身上的集中体现。现在的滕王阁，入门有块浮雕，刻的正是“马当神风送滕王阁”。画中江水滔滔，江岸芦苇萧萧，远处秋雁横空。王勃独立船头，衣袂在风中翻卷。《滕王阁序》千百年来脍炙人口，不仅仅是因为它浓墨重彩描绘了一座楼阁。一个年轻人，哪怕“时运不齐，命途多舛”，飘萍悲慨，他乡失路，却依然能够从苍茫的宇宙感受天地的阔远，从遥远的古人思想中不断汲取养分，葆有蓬勃的生命力，从而“不坠青云之志”。这或许才是一代代人为《滕王阁序》倾心并传诵不息的原因之一。

《滕王阁序》名句众多，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自不必说，“关山难越，谁悲失路之人；萍水相逢，尽是他乡之客”“北海虽赊，扶摇可接；东隅已逝，桑榆非晚”都是佳句。这些句子或写景或抒情，写景声色动静皆备，抒情深沉激昂兼有。但我却对“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”印象深刻。文言轶事小说《唐摭言》说，都督阎公听闻王勃写下开篇两句“豫章故郡，洪都新府”，说不过老生常谈；但接着就听到“星分翼轸，地接衡庐”，阎公沉吟不语。但为何沉吟不语，《唐摭言》没说明白。而这两句，其实将滕王阁放置于浩大恢弘的空间里。仰视星空，滕王阁是南方七宿中翼轸二宿分野的地标，往南北方向看，滕王阁则是连接北边庐山和南方衡山的枢纽。滕王阁兴建于唐高祖时期，距离王勃登楼之时，不过100余年，与左近始建于三国时期的岳阳楼和黄鹤楼相比，显得太年轻。年轻的滕王阁，历史的厚度当然不如前二者，不能崇古的前提下，天界星宿和地表名山的比附，会不会让置身滕王阁的人忽然获得恢弘苍茫的空间感？当然说到底，写作

的胸襟与气度，决定了诗文的品相。

古人因何喜欢登楼或登高？东汉末年王粲登荆州城楼，写下《登楼赋》，抒发去国怀乡的忧愁。之后有崔颢登黄鹤楼，王之涣登鹳雀楼，杜甫登岳阳楼，辛弃疾登郁孤台等，不胜枚举。楼台高耸，来自生活之外，是超出庸常经验的存在，于是登高者登上楼台之时，借它的高度离开脚下的土地，换个角度饱览风景，审视自己坎坷或平庸的一生。登高者往往暂时忘记一些东西，激发出更感性或更理性、更突出的别样情感。如此，登楼本身就是一首诗，具备超越的品格。古人登上高台，凭栏远眺，顿感天地悠悠，壮观天地尽收眼底，一杯酒喝下之后，挥毫落笔如烟云。而我们借助诗人的眼睛，得以看见个体有限生命之外的镜像，可能因此感慨变得深沉，生命增添厚重。

很多年过去了，我不再有机会和学生共赏《滕王阁序》，也不知道欣赏过《滕王阁序》的他们如今散落哪里。有一天我重登滕王阁，俯瞰奔流的赣江，想起“阁中帝子今何在，槛外长江空自流”两句，有一刻的共情。



视听扫码

琵琶一曲 遗韵千年

□ 袁华琳

在江西的版图上，九江是一颗夺目的珍珠。她北濒长江，东临鄱阳湖，南倚庐山，形成大江大湖名山齐聚之大观。如此山川胜景，自然吸引无数文人墨客驻足流连。据载，仅唐宋期间就有50多位诗人来访过九江并留下608首诗歌，为此2017年九江市获得“中华诗词之市”殊荣，实属当之无愧。

说到与九江的诗文情缘，除了李白、苏轼等大文豪，不得不提的有白居易。白居易一生留下3000多首诗作，与九江相关的多达370多首，占生平创作的十分之一强，远远超过他外放在忠州、苏州、杭州期间的总和，而《琵琶行》可谓白诗中的经典。

有人说，《长恨歌》让白居易在大唐诗坛封神，《琵琶行》更乃一曲绝唱，二者堪称白诗双璧。《琵琶行》字字珠玑，句句含情，文质兼美，声情并茂，不仅当时风靡宫廷里巷，千年来亦传诵不衰，显示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。

作为一名语文老师，我为自己是江西人自豪，江西悠久的历史 and 深厚的文化底蕴，让我沉浸其中。讲读《琵琶行》时，我和学生们一起感慨、陶醉、沉思。浔阳江，湓浦口，悠悠江水寂寞舟。左迁九江都司马的白居易，送客至此，听闻舟中弹琵琶，“铮铮然有京都声”，于是上前询问，拉开了故事的序幕。江月茫茫，秋风瑟瑟。琵琶女多愁，白居易善感。声声凄婉，句句悲凉，他们从各自的社会身份中跳脱出来，暂时在乐曲中得到共鸣。琵琶女的故事也许是传说，诗中的情节可能是虚写，但其景其情感动后人。于是，应湓浦口待客之需和大众消遣之求，附会白居易的诗句，建起了琵琶亭。睹物思人，观亭生情，琵琶亭成了“沦落人”的心灵寄托，也成了九江的地标性建筑，“司马青衫”成为令人落泪的典故。

今年是白居易诞辰1250周年。纵观诗人一生，772年他出生时，李白已离世10年，王维辞世11年，杜甫故去两年，大唐诗坛领跑的接力棒，历史性地交到他的手上。16岁一首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妇孺皆知，名动长安；27岁进士及第，挥笔写下“慈恩塔下题名处，十七人中最少年”；31岁考中朝廷吏部的书判拔萃科，授秘书省校书郎，从此步入仕途。

然而，815年，白居易上书请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刺客，触犯了权贵利益，被指责越职奏事，贬为江州刺史；又因作《赏花》《新井》诗被诬陷“甚伤名教”，再贬江州司马闲职。从此，白居易的人生进入了一个特别时期。天涯沦落之痛、国事仕途之忧、亲友故园之思，最后只能化解在悠悠山水之中。好在江州“左匡庐，右江湖，士高气清，富有佳境”，他得以自我疗伤和思考人生。

谪居3年多，白居易写下了《琵琶行》《与元九书》《大林寺桃花》等脍炙人口的诗文，提出了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”的主张，以及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的理想。又因喜爱庐山风景，特别是香炉峰、遗爱寺之间的胜景，白居易在面峰阁寺处修筑了草堂，并著有《庐山草堂记》，详细介绍了草堂的建造及装饰面貌，这对后世造园和园林学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
818年，白居易被一道授忠州刺史的诏书催离了江州。他喜，亦有不不舍。九江山水慰藉了他落魄的心灵，给予了他无限的灵感，他则报以源源不竭的诗情和萦绕心间的眷恋，正如朝夕不断的长江水，和那水上遗韵悠悠的琵琶曲……

文人风骨的自在行吟

□ 钱轩毅

有这么一个身影，伫立于大宋的某座阁楼之上，倚在暮色斜晖里，用闪烁着宽仁慈爱的眼神凝眸苍生，以孱弱的书生之身，面对来自朝堂的威压从容不惧、宁折不弯。7岁时就有“多少长安名利客，机关用尽不如君”之慨的牧童，此时更是内心一片空寂，生出弄笛盟鸥的归帆之思。这个孑然身影就是北宋著名文学家黄庭坚。

1082年，黄庭坚时任吉州太和县(今江西泰和)知县。当时朝廷颁布征收盐税的政策，税额与政绩直接挂钩。其他县都拼命收税，黄庭坚目睹百姓的困苦，以“穷乡有米无食盐”为由，拒绝执行这一劳民的新政。10月的某个傍晚，雨后初晴，38岁的黄庭坚登上快阁，在晚晴余晖里，倚栏远眺，思绪万千，遂写下《登快阁》。

诗中他唤自己痴儿，化用众多典故，表达了对官场的不满。

晚霞的逆光中，诗人孤子的背影隐在快阁的影子里。他远望无数秋山，落叶飘零，浩渺的天空显得更加辽远阔大。明月下，江水澄明如练，缓缓东流。诗人不由发出“落木千山天远大，澄江一道月分明”的千古绝唱，这是诗人登快阁时所览胜景的描绘，更是诗人博大胸襟的写照。

人生羁旅，壮志难酬，出路何在？对于清高耿直的黄庭坚来说，离百姓越近，离官场就越远。既然做不到和光同尘、圆滑柔软，还不如坐上归船，吹弄着悠扬的长笛，回到那遥远的故乡去——我这颗心啊，只能与高洁的白鸥订立盟约！清学者翁方纲赞其为“绝高之风骨”，不屈、洒脱。

黄庭坚曾在官府前刻16字，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，倡导“当官莫避事，为吏要清心”“不以民为梯，俯仰无所作”的从政为官主张。如此铮铮风骨，导致他在官场处处碰壁，动辄得咎。

1095年，黄庭坚开始了一段贬越远的生涯，直至

1105年病逝于贬所宜州。这年9月30日，干旱多日的宜州下了一场小雨，酷热的天气为之一新，凉爽了些许。黄庭坚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叫来友人范寥喝了几杯小酒。微醺后，黄庭坚脱掉鞋子，把双足伸到屋檐外淋雨。清凉的雨点落到脚面，他惬意极了，笑得满头白发散乱，回头对范寥说：“真舒服啊！官场诤语淫辞，司空见惯，何必放在心上。哈哈，吾平生无此快也……”话音未落，他慢慢倒了下去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

1109年，黄庭坚门人护其灵柩从宜州归葬故里，其子把黄庭坚葬在黄氏祖塋之西，有着“华夏进士第一村”美誉的修水双井，前来拜祭者常年络绎不绝。

黄庭坚为我们留下了2000余首诗作。他创立的“江西诗派”，工于炼字和用典，风格奇崛新生，标志着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历程中宋诗特征的成熟和确立，也使得宋诗能以其独特的风格与唐诗并峙，“江西诗派”的影响几乎覆盖南宋初、中期的诗坛，直到晚清的“同光体”都深受其文学思想的影响，前后延续了800多年。

此外，黄庭坚的书法艺术成就甚高，为“宋四家”之一。2010年，他的一幅长卷《砥柱铭》拍出了4.368亿元的天价，创造了中国艺术品拍卖的世界纪录，其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受追捧程度可见一斑。

黄庭坚的一生仕途黯淡，与他过人的才华极不匹配，但他入世与出世的洒脱无羁，终生坚守的风骨与气节，足以光风霁月，荡潮游游。

